

七
七
當
年
鐵
蹄
下

北平避難經過

齊如山遺作

民國二十六年，驚天動地的七七事變，日本軍閥窮兵黷武，蘆溝橋挑釁，燃起了八年抗戰的戰火，屈指計算，至今已三十二個年頭了。

年年有追述「七七事變」之作，時時有八年抗戰的專書出版，然而所記所論，都是疆場之上，廟堂之間的正面史實。當年故都北平陷敵，平民百姓在日軍鐵騎踐踏之下，他們所感受的屈辱、迫害、劫掠與驚恐，應該是八年抗戰史中的一大重要篇章。已逝的齊如山先生回憶錄中的如次的這一段，讓我們在社會繁榮、生活安定的今日重讀，應該是很有意義與價值的一件事。

編者註

七七事變，蘆溝橋的砲火一響，我就對朋友說，這件事情要擴大，朋友說，北平以東為緩衝地帶，塘沽是有條約的，日本一時不會再有舉動，恐怕此事是誤會。我說塘沽條約，乃受日本人欺騙，日本侵略，絕無止境，此次恐怕我們政府不能容忍了，而宋哲元他們還抱着講和的希望。過了兩天日本軍隊進了北平，後聽到友人口傳，說南京蔣先生說了三句話：曰戰必敗，不戰必亡，久戰必勝。我聽到了這三句話，感動的哭了一陣，可也興奮極了，我說這大戰一定起來了。我就安排著把我所有國劇學會的東西，安排裝箱，

把他保藏起來，事還未起手，一日在東交民巷散步，遇到友人余天休君，他坐着汽車，看到我趕緊跳下車來，背人問我，有一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？我問何事，他說他才由日本使館出來，見抗日人員單子上有我的名字。我問，我向來於政治無關，何以有我的名字呢？他說他也知道我向來不搞政治，但是單子上確有你的名字，你得預備。我聽到這話，自己尋思，總是半信半疑，晚間與家兄竺山討論此事，家兄云，我們雖然不搞政治，但日本欺侮我們，我們心中當然是極憤恨的，我們又愛隨便說話，平常談話中，常常露出這種調來，有時且至大罵，這種地方得罪了日本人或漢奸們，也是有的事情，我認識人少，得罪人也少，你認識人多，當然得罪的人也多，此事不可疏忽，應該早些預備，倘被他們抓進去，雖然不敢說一定要命，但他收拾的罪過就受不了。我想這話很有道理，當即說，我們反對日本人侵略我們，這是人情之常，是一個中國人都應該如此，但我們並沒有作過抗日的工作，這正是我們應該慚愧的地方，他雖說我們是抗日分子，但他絕對不會有什麼憑據，我也不會有什麼罪過的，可是倘抓了我一審問，我可就有了罪了，因為我雖沒作過抗日的工作，但這不抗日三字，我一定不肯說，安能沒有罪呢？當即想托東方文化會理事長喬川，代為一詢，又一想，我同他雖極熟，但此時親身去問，有點不妥，乃托與他相熟之友人代問，旋即得到回話，說他往使館去查過，確有

我名，並云至晚三二日內，必要前來逮捕，囑我早為躲避要緊。當天我就躲到親戚家去，家兄舍弟，也都暫且躲避，次日夜間果然來了，而且是五個人，兩個巡警，兩個便衣，一個刑警，這足見很嚴重了，叫門時家中只剩婦女，當然受驚不小，叫開門後，在門洞中問了許多話，問這是齊如山家不是，又問有幾人同居等等這些話，問了約十幾分鐘，才進內檢查，檢查的到很嚴重，查完後走的時候，一個穿便衣的人說：「我從前在富連城，我認識齊先生。」家人來告知此事，家兄亦到，我們聽到這些情形，以為很奇怪，叫開門先問話，有一刻鐘之久，才進內檢查，這明明是有放人越牆逃走之意，暗思何以這樣緊的逮捕，又放人逃走呢？過後托人探聽才知道彼時日本雖已進城，但他們的特務，憲兵，及警察等，還未行使職權，一切案件，先囑中國舊警察局辦理。承辦此案者，為余友人蒲子雅君，蒲為福建人，正在警局任司法處長之職，他派人辦此案之時，對五人說明此案，並問你們知道齊某人麼，細瘦高身材，常穿一藍布大褂，他與前任白象鄉處長認識，所以我見過他，白為蒲之老師，十餘年前，曾任警局司法處長，亦余好友。他說這套是明明有放走之義，常辦案的警察，對此還有不在行的麼，一聽就明白，所以此案便緩和了許多。以上乃是後來才知，當時仍不敢回家，乃搬到法國醫院。在醫院住了半個月，才知道前邊說的蒲子雅這件事情，以為既是緩和了下來，似乎

可以回家了，又一想，中國方面的警局，雖然緩和，日本方面是否緩和，尚不得知，仍以暫避為是。果然過了四五天，又有便衣的警察來了，問人上什麼地方去了，家人告以早已離開北平，至於目下在何處，也實在不知，他們說如果在北平可以出來，不會有什麼罪過的，麻煩了有半個鐘頭就走了。有周大文者，亦余熟人，當了日本人廣播電臺的臺長，臺中我的熟人很多，其中有代我求喬川之人，他們明知我在北平，輾轉找到法國醫院，跟我商量，請我出去廣播，並言明只廣播戲劇，並且特別優待。我問第一二次只播戲劇，他們說，他們敢擔保，不會廣播別的事情，我自己心中說，你們保我，誰保你們呢？但在那個時期，我只可心中這樣想，絕對不敢說出口來，又麻煩了會子，一位旗門中的朋友說，最要緊的，不過是讓你罵罵中央，還有比這個厲害的麼？中央並非不可罵，且離這樣遠，就是罵了，中央也怎麼樣了呢？我說，作一件事情，但問應該作不應該作，不應該管「怎麼樣的了」，「怎麼不罵」。我們中央政府，未嘗沒有該罵的地方，但我要罵，我往四川重慶去罵的，我不能在此地罵。他們聽了我這話很動容，我請他們吃了一頓點心，並告訴他們我再考慮考慮，他們才走了。他們所以能來法國醫院者，是因為家兄抹不開面子，才帶他們來的，當然預先跟我說好壞的。他們走後，我回家兄說，他們來的四個人之中，有三個滿洲人，按滿洲人不同蒙回藏三族，那三族都另有宗教，有地盤，地盤還是小事，宗教團結力最大，滿人無宗教，現在完全漢化，有些人心中一毫不應該歧視。但他們雖然漢化，有些人心中心總有點不舒服，本來把他們皇帝給趕掉，全族全家，失業沒有飯吃的人很多，則他們心中不舒服，也是人情之常，如今日本人一抬舉宣統，他們精神為之一振，請看這幾個人臉上，都有興奮的神氣，所以說了許多得意的話，我很想搶白他們幾

句，轉而一想，此時豈可再得罪人呢？所以才說了那幾句，然這幾句，他們已經很不愛聽，這個法國醫院，怕又住不成了，倘他們再來時，一定就不好應付了，然仍不敢回家，家兄很以為然，出去替我安排一切，當晚又搬到親戚家。後王叔魯到北平，亦係老朋友，他手下我的熟人也不少，又來找，我一概未見，此後便無人再來，過了兩個月，仍然搬回家去。此次回家，決定一人不見，因為我向來認識人多，倘若有人見到，則難免有人提起來，無意中便可出亂子，所以至親本家都不見，東單牌樓表背胡同舍下之房，南北短而東西寬，共四個院，東邊一院，為客廳院，客廳為三間北屋，我就住在裏邊，把門一鎖，到晚間無客來之時，方與家人相見，白天偶遇陰雨，客人來的當然少，也偶爾在廊下或院中散步，可以換換空氣，然仍囑咐家中，倘有人叫門，必須先來告我，然後再開。如是者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，過了八年之久，雖夜間也沒有在大門口望過一次，這可以算一種很特別的生活。在這樣長久的時期中，當然也很經過些次麻煩或危險，茲在下邊，大致談幾件，也算是我一生可紀念的事情。

第一先說我國劇陳列館。我既為逃亡之人，不敢出面，則這陳列館，當然是非停辦不可，乃同家兄商議，把所有物品，裝在箱中，覓一妥當地方，暫且保存。次日帶人去裝，裝了不多，一位傅君提出異議，說這些東西，以不收為是，倘若一收，則怕惹起日本人的注意及干涉。傅君為國劇學會幫忙之人而且同日本人來往很多，或者他另有所聞，也或者別有用意。無論如何，先裝起來再說，沒等裝完，又有其他中國人及日本人來說要這個房子，開一俱樂部，是某一機關的俱樂部，看到這些東西，他們也不讓裝了，他們說他們用不了這許多房，以一半仍歸國劇學會用，仍然把這些物品陳列出來，於本俱樂部也好看，

於國劇學會也無損，豈非一舉兩得？也未答應他。此時大致已經裝完，尚未能運走又有人來說，某機關想借去陳列，並云管保代為保存，亦未應允，總之以上這幾次交涉，意思雖不善，而態度尚不十分強橫，倘他們強橫的搶奪，彼時也無法抵抗。最末前邊所說的傅君來云，他在電臺作事，這項物品，可以存在電臺，並可陳列，一定可以保存。

兩天就派車來運。此時外邊的閒話已經很多，朋友都來說，姓傅的沒安着好心，尤其沈兼士先生更注意此事，連來了幾次，說外邊人都如此說法，但彼時就是確知其如此，身後有日本人，也無法抵抗，後來他果然運到西長安街，舊交通部內廣播電臺，也陳列了一部份，只有銅的樂器等，其餘均未開，想因地方不敷之故耳。沈兼士兄來云，他果然搶走了，此時北平學界人大多數人都已知道，南邊安守和諸君，也得到此消息，大為不平，蓋傅君在學界向不利於蒙口，尤其是北大、孔德、清華、輔仁、燕京等大學，及國立北平圖書館，這些地方，他們想進門都進不去。他運走後，家兄大為難過，且很有氣。我對家兄云，不必生氣，此事我已想到，這背景確有日本人。年餘以前，日本東京帝國大學，文學組一班學生畢業後旅行，共五十餘人，先到上海，後到北平，參觀的地方當然不少，最注意的是圖書館，他們來國劇學會參觀的工夫很長，且有一般人又來過一次，他們回到東京，在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，說（前略）此次到北平，所看到的東西，自以國立北平圖書館存書為最多，但其中除四庫全書外，其餘我們國中都有，且都看見過，惟獨國劇陳列館所陳列的物品，大多數都是我們沒看見過的，以上這段報，我雖未親眼得見，但告訴我的，是很靠的住的人，則此事或不至假，如此是他們早就注意到這些東西了。此次他們搶這項東西，是奉機關之命來搶，抑係他們私人搶了去，預

備將來賣出發財，則不得而知，但他們想要這項東西，當然是毫無疑義的，不過此事可以放心，無論他搬到什麼地方去，將來我們一定還能要回來的。因為此次戰事，與從前不同，從前友邦也未常不想幫忙，但因自己不要強，專靠別人替出力，那是永遠沒有希望的，此次有前邊蔣先生說的三句話，見理之澈底，知其已有決心，一定要抗戰到底，則友邦自然幫助，因為我們果然敗了，他們也受不了，所以知其必幫，如此則我們焉有不勝之理，此時只管任其所為，勝利之後，他運到什麼地方，都能找的回來。一次沈兼士兄來談，（此時我已不見人，他來時總是與舍弟壽山談天）他嘆了一口氣，說「我從前總是不贊成你們把國刺學會的東西，讓別人拿去，現在却明白了。」舍弟問何以明白，他說「現在傅某之兄，已進國立北平圖書館了。」我問館中為什麼要他，他們說，背後有日本人，敢不要麼？國刺學會當然也是如此。後來屢有朋友來信，問及此事，由中央來的信也很多，有的祇是不平，有的因為認識日本人，想替挽回此事。我對家兄說，這件事最好不提，倘再翻騰起來，難保不另生枝節，對友人熱心，一一婉謝才罷。這東西，在西長安街電臺存了一年有餘，又搬至東城南小街祿米倉左右一所房中，在此處並未打開，存放而已，後來美國出來，日本漸漸不支，家兄向他要過幾次，總不肯交還，又托幾位友人代為說項，亦未交還，按他們已經搶去幾年了，何必此時這樣着急呢？實因珍珠港事已起，則美國定有時要轟炸日本，倘他們運到東京，則難免被炸，我們這些東西，倘被炸毀，實在有些冤枉。然要不同來，也是無法的事情。在日本投降之前兩個月，又找人去問，他們說可以運回來，大概他們也是看着日本快支持不住了，所以才肯交回，於是雇車運到順治門外，自己的棧房中保存，此事才算告

一段落，然其中要緊的物品，則已丟了幾件，只好將來再說了。

以上乃是第一件麻煩的事情，第二件則是普查戶口，我想這件事情，真不容易應付了，聽說是在這期間，跑到誰家去也不成，不用說人家不敢留，就是政留，也難免連累人家，自己也不肯。自己正在想法子的時候，忽然有一友人來了，一進門就大哭，哭完問他怎麼回事？他說前幾天就聽說要檢查戶口，以前他檢查就檢查，沒什麼關係，我們也不是搞政治的人，家中更不會有違禁的物品，任憑他檢查，沒什麼可怕的。昨天果然來了，來了兩個日本人，兩個中國巡警，這兩個日本人，不但尺寸，且長的不像個人，一進門就嚷都出來，當然就都出來了，他又說站齊，我說你們要檢查誰就檢查好了，何必站齊呢？他一句話沒說，就給了我一個嘴巴，巡警也喊，快站好。家人害怕，都趕緊站齊，且勸我趕緊也站好。他點了一次名，都細看了一遍，倒沒有搜檢身上，各屋中都看了一遍，也大致查查就走了。我們堂堂華胄，黃帝的子孫，就讓他們這樣侮辱，這以後還怎麼活着呢，說罷又大哭。家人說：素夷狄行乎夷狄，素患難行乎患難，勸了好久才罷，晚上家人把此事告訴我，我聽到這話，又添了許多麻煩，固然可以說是素夷狄行乎夷狄，但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倘挨一嘴巴，乃是終身之辱，而且我的事情，還不在站齊不站齊，是可以出面，或不出面豈不更多一層難處，於是想屆時伏在房頂上，或藏在一木箱中，或裝病。房頂地方，已經看好，並在一間破屋中，放上一個大木箱，都預備妥當，等他來時，再隨機應變。過了不到兩天，有人來送信，說某友人去世了。問他什麼病？他說因日本人檢查戶口，命其站班，他受刺激太厲害，登時腦充血，就躺在地下，當晚即去世。我聽到這話，更是難過，

心中說，此公比我有血性，然仍應留有用之身，作將來的事業，故仍以躲避為是。又有人來談，某人因恨日本人，隨手寫了小日本三字，即擲於字紙篋中，日本去檢查，看見有此三字，便打了某人兩個嘴巴，並命他說大日本，他無法，說了三聲大日本，才饒了他。家人聽此，就想把家中舊紙都燒了，又有人說，都燒了不成，字紙篋中無紙，他說你有了預備，他倒疑惑你，最好是設法寫上一點恭維日本的話，放在字紙篋裏，還得讓他看着像無意中寫的，倘若他看着你是故意寫的，也許出麻煩。家人說，反對日本的話，固然是不敢寫，恭維日本的話，也不甘寫，只好聽其自然罷，然而終歸把各字紙篋，詳細檢查了一次。以後聽到的這種事情很多，不必盡述，也無法可想，只好到時候，隨機應變了。幸爾舍下住的表背胡同，前後左右，都是日本人，二十餘年以來，就是如此，誰家是怎麼回事，彼此也都知道，而且住的日本人極多，於是他對這一帶的住戶，注意力較小，檢查的比別的地方鬆的多，他來查的那一天，家人也沒有站齊，我在床上躺了一個鐘頭，也沒有問，含糊糊就過去了，這總算不幸中一個大幸，以後雖然仍不斷有這種麻煩，但因日期長了，尤其東單牌樓一帶，幾幾乎都是日本人，就是檢查，也就容易應付了。（待續）

贈

贈與中外雜誌讀者
的親戚、朋友、同
學、試讀。請剪此

券並附郵票三元，寫明收書人地址、姓名、由本社代寄本雜誌第一卷第二期再版本一冊。